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段佩君

抚州医药学院, 江西抚州, 中国

【摘要】在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 乡村旅游作为连接城乡要素、激活农村资源、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 其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路径。本文以江西省吉安市为研究对象,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通过实地调研, 系统梳理吉安乡村旅游发展的资源禀赋与现状特征, 重点剖析村民参与过程中存在的意识薄弱、实力不足、能力欠缺等核心问题, 并从模式创新、主体赋能、利益分配、人才培养四个维度提出针对性对策。

【关键词】共同富裕; 乡村旅游; 可持续发展

1. 引言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如何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其中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之一。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朝阳产业”, 兼具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 既能通过资源转化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又能通过利益共享促进社会公平,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2.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2.1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其内涵兼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重维度。共同富裕的实现需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财富分配”之上。并且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从实践要求看, 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长期性、阶段性与差异性特征[1]。对于乡村地区而言, 需通过资源盘活、产业培育、利益共享等路径, 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 让农民在发展中共享成果。乡村旅游作为乡村特色产业, 其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 通过旅游消费激活农村闲置资源, 通过就业与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通过文化传承提升精神富足感, 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2]。

2.2 乡村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逻辑

乡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景观、田园风光、民俗文化为核心吸引力, 满足游客休闲体验需求的旅游形态。其可持续发展需遵循“生态承载力、文化真实性、经济可持续性”三大原则, 实现“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的统一。从

协同逻辑看, 乡村旅游与可持续发展存在双向赋能关系: 一方面, 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乡村旅游划定了发展边界, 避免过度商业化与生态破坏; 另一方面, 乡村旅游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 将生态价值、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3]。

2.3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乡村旅游中的应用

斯坦福大学研究所 1963 年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将“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被组织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人”纳入分析框架。在乡村旅游发展中, 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村民、旅游企业、游客、社会组织等, 其中村民作为资源所有者与直接参与者, 其利益诉求与参与程度直接影响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并非相互独立的平行概念, 三者理论内核与实践目标上存在深度耦合的内在联系, 共同构成乡村旅游发展的“三位一体”支撑体系。从理论逻辑看, 共同富裕为可持续发展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划定价值导向, 可持续发展为共同富裕与利益相关者协同提供实践边界, 利益相关者理论则为共同富裕目标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落地提供实现路径。三者的融合还体现在“代际公平”与“主体赋能”的双向联动上。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当代与后代利益, 可持续发展强调“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 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后代村民纳入潜在利益主体范畴, 促使当前开发需注重资源传承, 真正实现“当代增收”与“后代发展”的统一, 使三者在乡村旅游实践中形成相互支撑、协同推进的有机整体[4]。

3. 吉安乡村旅游发展的资源禀赋与现状特征

3.1 吉安乡村旅游的资源基础

吉安市位于江西省中西部,赣江中游,是井冈山精神的发源地,拥有“红、绿、古”三色融合的旅游资源。红色资源方面,作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吉安留存了井冈山革命遗址、“二七”陂头会议旧址等2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孕育了井冈山精神,是红色研学的核心载体。绿色资源方面,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7.6%,空气质量常年保持国家二级标准以上,拥有井冈山、武功山等4个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及桃源梯田、羊狮慕等生态景观。古色资源方面,作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吉安留存了吉州窑遗址、白鹭洲书院等84处中国传统村落及采茶戏、永新盾牌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旅游资源。

3.2 吉安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吉安市实施“全景吉安,全域旅游”战略,乡村旅游呈现规模扩张与品质提升并行的发展态势。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3年底,全市培育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15个,省级A级乡村旅游点82个,形成了井冈山陇上行度假村、吉州窑陶艺小镇、归浦·长塘古韵民宿等一批网红打卡地。2023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达0.87亿,旅游收入783.9亿元,乡村旅游已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业态创新不断深化:依托资源特色,吉安乡村旅游形成了多元业态体系:红色研学游、生态康养游、民俗体验游、田园休闲游)等。同时,“旅游+农业”“旅游+文创”“旅游+康养”等融合业态快速发展,如大仓耕云·红梦源民宿通过“民宿+红色故事”模式。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十三五”以来,吉安累计新建农村公路2335公里,实现村村通宽带;建成旅游厕所300余座、乡村旅游驿站50个,完善了停车场、观景台等配套设施。《吉安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清洁能源改造等工程,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硬件支撑[5]。

3.3 村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与特征

村民参与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环节。从参与特征看,吉安村民参与呈现“三低一被动”特点:参与层次低,多集中在基础服务环节(如保洁、餐饮),缺乏对决策、管理的参与;参与程度低,村民参与过旅游规划讨论不足;收益占比低,土地租金与工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足;参与方式被动,绝大部分村民是通过政府或企业组织参与,主动参与意识薄弱。

4. 吉安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4.1 村民参与意识薄弱

从“要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认知鸿沟,村民参与意识不足是制约吉安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具体表现为。主体意识缺失:部分村民将乡村旅游视为“政府或企业的事”,缺乏“主人翁”意识。绝大部分村民认为“旅游发展是村干部的责任”,这种认知导致村民对旅游发展的关注度低,甚至出现抵触情绪。权利认知模糊:多数村民对参与乡村旅游的权利范围不清晰,将参与等同于“挣钱”,忽视了决策、监督等权利。绝大部分村民未对旅游规范提出意见,多数村民表示“不懂规划,听村里安排”。短期利益导向:部分村民过于关注眼前收益,对长期发展重视不足。如部分农家乐经营者为降低成本,减少员工聘用与培训,导致游客投诉率上升,影响区域旅游形象。

4.2 村民参与实力不足

从“不敢参与”到“不能参与”的能力困境,村民在资金、技能、资源等方面的实力不足,制约了其深度参与乡村旅游。资金短缺制约经营能力:乡村旅游创业需一定的前期投入(如民宿装修、设施购置),但农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不足两万元,多数农户难以承担。同时,农村金融服务不足,仅有极少部分村民能从银行获得旅游经营贷款,资金短缺导致村民“想参与却不敢投入”。技能欠缺限制参与层次:乡村旅游对服务、管理、营销等技能有较高要求,但村民技能结构单一,绝大部分仅掌握农业生产技能。虽然政府开展过旅游技能培训,但多为短期速成式,难以形成系统能力。资源碎片化降低议价能力:吉安农村土地、房屋等资源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在企业主导的旅游开发中,村民因资源分散而议价能力弱,利益受损导致参与积极性下降。

4.3 利益分配机制失衡

从“共享收益”到“分配不公”的矛盾焦点,利益分配是村民参与的核心诉求,当前吉安乡村旅游利益分配存在三大问题。分配比例不合理:在政府+企业+农户模式中,企业占据收益主导地位,村民仅获得土地租金与工资,而旅游经营的核心利润(如门票、住宿)由企业掌控。分配方式不透明:部分项目中,企业与村集体的收益分配协议不公开,村民对分红依据、计算方式不知情,信息不透明引发信任危机。利益联结不紧密:多数项目中,村民与企业仅为“雇佣”或“租赁”关系,缺乏长期

利益共享机制[6]。

5.共同富裕背景下吉安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创新参与模式: 构建“多元协同+数字赋能”的发展机制

深化文旅融合, 拓展参与空间: 依托庐陵文化与井冈山精神, 鼓励村民参与文化传承与创新。例如, 组织村民成立民俗表演队, 演绎永新盾牌舞、采茶戏等非遗项目; 培训村民成为“乡村文化讲解员”, 讲述红色故事与古村历史, 提升参与层次。吉州窑可探索“大师+农户”模式, 邀请陶艺大师指导村民创作, 将作品转化为旅游商品, 增加收益渠道。

借力数字技术, 提升参与效率: 推进“互联网+乡村旅游”, 搭建吉安乡村旅游电商平台, 整合村民经营的农家乐、民宿、特产店等资源, 实现线上预订、交易与评价。同时, 开展短视频营销培训, 鼓励村民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宣传家乡旅游, 吸引流量转化为客源。

培育新型合作组织: 支持村民成立旅游合作社, 通过“统一规划、统一营销、统一服务”整合分散资源, 提高议价能力。政府可对合作社给予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 引导合作社参与景区经营、文创开发等核心环节。

5.2 强化主体赋能: 提升村民参与的意识与能力

开展分层培训, 增强技能储备: 构建“基础技能+专业技能+管理能力”的三级培训体系: 基础技能培训(如餐饮服务、安全防护)面向全体村民, 每年培训不少于20万人次; 专业技能培训(如陶艺制作、民宿设计)面向从业者, 联合职业院校开展3-6个月的系统培训; 管理能力培训(如合作社运营、财务管理)面向带头人, 培养“乡村旅游CEO”。

搭建参与平台, 保障表达权: 建立“村民-村集体-政府-企业”四方协商机制, 定期召开旅游发展座谈会, 邀请村民代表参与规划编制、项目评审等环节。同时, 通过村务公开栏、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及时公开旅游收益分配、项目进度等信息, 保障村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7]。

强化示范引领, 激发参与动力: 评选“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最美经营者”等典型, 通过媒体宣传、经验交流会等形式推广其成功案例。如对青原区富田镇自主经营农家乐的农户进行表彰, 分享其“诚信经营+特色服务”的经验, 带动周边村民主动参与。

5.3 优化利益分配: 建立“多元共享+动态调整”

的分配体系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劳务收入”的复合分配模式: 在政府+企业+农户模式中, 要求企业将净利润的10%-15%作为村民分红; 在村集体+农户模式中, 村集体收益的60%以上用于村民分红与集体福利。

建立风险共担机制: 针对旅游季节性波动、突发事件(如疫情)的影响, 推动企业与村民签订“收益保底协议”, 企业在经营困难时需保障村民基本收入; 村民则需参与景区环境维护、秩序管理等工作, 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引入第三方监督: 由政府、村民代表、专家组成“乡村旅游利益分配监督委员会”, 对企业财务、收益分配进行审计, 确保数据真实、分配公正。每年公布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情况, 公开各项的分配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8]。

5.4 培育专业人才: 构建“本土培育+外部引进”的人才体系

实施“乡贤回归”工程: 通过政策优惠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返乡创业, 从事乡村旅游策划、管理、营销等工作。建立“乡贤名录”, 定期举办返乡创业对接会。

深化校地合作: 与江西师范大学、井冈山大学等高校合作, 设立“乡村旅游人才培养基地”, 定向培养旅游管理、文创设计等专业人才; 开展“大学生乡村实践计划”, 组织学生假期到乡村旅游点实习, 为当地注入新鲜理念。

健全人才激励机制: 对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 给予资金奖励、职称晋升等激励; 建立“技术入股”机制, 鼓励创意人才以知识产权入股旅游项目, 分享经营收益。同时,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 解决人才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 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需实现“三个统一”: 一是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既要通过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 又要通过利益共享促进村民增收; 二是主体参与与能力提升的统一, 既要确立村民的主体地位, 又要通过赋能增强其参与能力; 三是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统一, 既要盘活红色、绿色、古色资源, 又要坚守生态与文化的可持续性。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企业、村民等多方长期努力。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村民真正成为旅游

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管理者，才能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汪仕凯.走向共同富裕：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内涵[J].探索，2019（03）.
- [2] 黄祖辉.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J].中国农村经济，2018（04）：2-12.
- [3] 张武康，吕嘉欣，芦子含.全域旅游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J].商业经济，2022（04）.
- [4] 陆自荣，张颖.从“共同富裕”到“共享发展”：理念的继承与创新[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7（05）.
- [5] 吉安市政府.吉安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Z].2021.
- [6] 宗平，李佳，周卓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共享农庄发展模式及利益分配研究[J].电子商务，2019.
- [7] 方红梅，下姜.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研究[J].美与时代，城市，2022.
- [8] 杨晗.乡村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主体行为博弈分析与对策建议[J].中华文化论坛，2017.